

《總有一種聲音讓我淚流滿面》

有人認為音樂能控制情緒，甚至讓情緒穩定下來。亦有人認為音樂能點燃情緒，帶動環境氣氛。音樂的本質就是聲音。回想曾有一道聲音令我淚流滿面，這並不是什麼天籟之樂，不是一首音樂，而是一聲歇斯底里的叫喊，一聲混濁、沙啞、模模糊糊的「你是誰？」一種孤獨淒酸的聲音。

我穿上校服，到達面前一所殘舊又佔地頗大的老人院，這裏氣氛陰沉靜謐、坦蕩蕩的，沒有一絲生機，只有窗邊的綠芽特別顯眼，就如同我們一樣。這次的探訪本以為是充滿歡樂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身旁的耆耄看著我們，露出恍惚的神情，人在而魂不在，且就連護工的眼眸也被感染，變得暗晦無光。難道他們看到的世界沒有了光，看不見我們還是他們目中無人呢？我心中滿是疑惑。

在這，我突然回想起同樣擁有相似眼眸的人——我的爺爺，他是一個有趣的人，我最愛聽他分享兒時與朋友相處時的瑣事。他總愛坐在窗邊，眺望遠方，一個人默默觀看外面的一切。

一個深夜，我無意中看見了他臉上沾滿銀光色的淚珠，毫不吝嗇地掉落，我是打擾了他和月亮傾訴著心事的局外人。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了。就如一盞盞曾統領世界、發光發熱的烏絲燈泡，從此殞落了，隨之而來的是新的時代，不一樣的光芒，而那老舊的絲燈泡又何能在這找伴呢？也只不過是孤獨一生罷了。

一張泛起淡淡黃色的照片隨風飄落，散落在我的鞋子上，身邊的伯伯呼喊著我，我頓了一頓，伯伯隨即下來撿起，視此為心腹至寶。一張泛黃的照片又代表什麼呢？或許是撿起每片曾擁有過的記憶碎片，但在紅塵沙漠中又怎能恢復完整。

他驀然抓住我的手，叫我細聽那本相冊中的故事。我明白到那些前人往事對我這個乳臭未乾的年輕人來說，是枯燥且乏味的，但奈何他的熱情讓我動容。於是我靜靜細聽他的細語。

他像是恢復了神采，向我講述每個大大小小的故事。他陶醉的樣子像是剛經歷了一段只有自己的人生，或許真的只是他目中無人，我也只是隨便應和一下。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，可能他只需一個能與自己傾訴心事、與自己有著相近經歷的同伴。

顯然我並不太適合，隨即而來的一聲粗暴的語言，一句：「你都不懂我，走！」。這從靈魂深處的吶喊，喚醒我每一道神經，我並不感到害怕，反而有點心酸。

那時天真的我還以為只要我做一個能讓他明白我了解他的人，他便會消愁。可惜我作了個失敗的決定，唐突的行為。我竟然問他有關相片中的人是誰，自作聰明，卻不知當中是直擊內心深處的軟肋。他的淚腺不由自主地爆發，有如水壩排洪，嚎啕大哭，那連綿不斷的哀嚎，震耳欲聾。正當我百思不得其解之時，一位自稱他女兒的人雙手擁抱著他，正當大家以為事情解決，隨即一個推開，女孩應聲倒地，伯伯擺着愕然的樣子說：「你——是誰？」女孩不慌不忙、熟練地解釋。

原來是腦退化症。

一瞬間，時間彷彿停止了跳動，時間只屬於他們父女的。空氣中瀰漫著一種情愫，我心很悶，我情不自禁開始流淚，直至淚流滿面，用淚水洗臉。

過後我心中滿是疑惑，我的爺爺曾否對夜空哭訴過呢？他記得兒時的種種瑣事，但又否能夠記起我與他相處的時光呢？或許都是克服、戰勝孤獨的佼佼者。

相信每個人的一生總會經歷過絕望，而在絕望痛苦中為數不多的頂端便是孤獨。每個年齡層都有孤獨，從出生到死亡孤獨一直存在，一直變的只是我們的承受能力，當能承受最多孤獨的時期，也就是最孤獨的時期，人總會歸老，這是必經的一環，面對的是無知的另一端，孤身一人前往未知領域，又何曾不懼怕過？每個人面對孤獨，難免恐懼。內心感無助而不自覺，只能訴諸於外在的原始行為又或是外在的絕境呼求，然而這一切的呼喊與回應，都是真誠的聲音，都是直達內心深處中最真摯、最坦率的聲音，又何不令人感動？